

当代情爱小说

王文华 著

# 苦心 浪漫

山东文艺出版社



当代情爱小说



# 苦心浪漫



□ 王文华 /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心浪漫/王文华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9

(当代情爱小说)

ISBN 7-5329-1947-1

I. 苦…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826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 插页 246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22.00 元



方玉茗得到丈夫成冰出车祸的消息时，她正躺在省妇产医院的手术台上做人流。一阵很分明、很刺耳但听起来却有些依稀的声音围绕着她，将她层层缠住。周身的皮肤毛孔悉数张开，吸了冷气之后像受痛的蚌一般将壳闭了，鼓起无数个小疙瘩，她感到了那份突如其来的粗糙。手指好像和金属扶手长在了一起，一切都是麻木的。只有那五脏六腑还有神经，仿佛给一条大章鱼吸住，拼命挣扎着离开原来的部位，要随那强劲的吸力从那血腥而幽暗的地方涌出去。

“哎，我说你放松点儿好不好？你再这样紧张，这样叫唤我都没法做手术了！”

大约是方玉茗的呻吟太大了，女医生中止了和护士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突然间停止了动作，继而用脚踢了踢手术台的支架，让方玉茗感到一阵愤怒的颤动。由于器械声戛然而止，女医生的嗓门在几扇漆得白晃晃的墙上撞来撞去，仿佛泥鳅在面糊里打了几个滚，原先的纤细的声音陡然间涨得又粗又大，耳朵感到嗡嗡直响。

“痛。我十一月份刚做过一次。”

方玉茗瞪着已经开始长黑霉点的天花板，意识有些飘



忽。丈夫成冰的身影在眼前闪了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感到一阵彻骨的悲凉。成冰已有好几天不见踪影了。说是去武汉进货，但方玉茗凭直觉不相信这话。她不是傻瓜。早在半年前她就觉察到了丈夫的异常。首先是他的眼神变了，平日难得看她，偶尔看看，也显出前所未有的陌生。其次是话少，少得几乎成了哑巴。每次回家总是很晚，有时方玉茗有意等他回来，他也不吱声，弄得方玉茗的说话倒像在自言自语。问他，他说累，方玉茗这一点不怎么怀疑。好端端一个坐机关喝茶看报的人，猛不丁下海开了家自己的公司，那份累肯定不同凡响。但方玉茗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不对劲的感觉像股气息从成冰这段时间的言谈举止中散发出来，让方玉茗这个做妻子的只有一个想法：

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方玉茗相信自己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不然丈夫现在为什么难得和她做爱？即便偶尔兴起，也匆匆了事，一副敷衍的神态。还有，以前成冰从不早上洗澡，这段时间却几乎每次都在上班前干这事儿。等洗完了他便刮胡子，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加上他的魁梧体魄和被方玉茗收拾得整齐平坦的衣服，活脱脱一个大帅哥，走在街上很抢眼。把人弄得精神些这倒没什么，可成冰做这一切显然不仅仅为了回头率，他有更直接的理由抑或说目的。方玉茗暗暗做了个统计，发现他这种情况每三天一次，跟他以往和她做爱的间隔次数完全一样。有一次方玉茗在给成冰洗衣服时甚至在他的裤子开裆处找到了一块明显的斑痕印记。当时她忍不住颤声质问成冰那是什么，成冰却推说是油迹什么的，最后干脆说不知道，



还说她要不相信可以拿裤子到公安厅找熟人去做痕迹检查。说着说着，他一把抢过裤子扔进水里，又假装受了很大侮辱的样子把裤子搓揉了一阵，等方玉茗捞起裤子时那个地方已经干净如常了。

那天下午方玉茗哭了起码有三个小时。换了以往她这样哭的话，成冰早说投降了，而且会装龟孙子来哄她，让她高兴。可那天成冰接到个传呼后便找借口一走了之，一直到晚上二点钟才进家门。这时方玉茗的眼泪已经哭干，肿起的眼皮也恢复了常态。当她坐在床头冷冷地打量满身酒气的丈夫时，她觉得以前对他的所有感觉都是错觉。真实的成冰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撒谎、自私、冷漠……她对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第一次抱了否定态度。

随后的日子很平淡。成冰更加谨慎了，他再也没给方玉茗留过别的明显把柄，方玉茗由此有了更深一层的悲哀。她知道成冰已把自己看作了“白色恐怖”，所以他才如此小心翼翼。他小心的目的并不是担心伤害她，而是害怕自己的欢乐被扰乱。他是个讲究情调的人，有时残忍的事在他做起来也不乏情调。在部队当兵时他专门学过爆破，于破坏中寻求一种完美是他的拿手好戏。方玉茗越揣摩成冰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成冰呢，似乎已变成了茧，用冷漠和缄默做了层厚实的壳，把一颗心包裹得严严实实。方玉茗根本无法揭开他心灵的面纱。起先一段时间，她为此苦恼、忧郁、哭泣乃至憔悴，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也就想开了。她也学成冰的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再跟他说话！即便说，也是公文式的交待，有时干脆通过孩子传话，家里的气



氛越来越沉重。女儿成城的目光里充满了惊恐。那段时间成冰经常夜不归宿，就是偶尔回来一晚，也要到深夜，这时方玉茗和成城都已入睡。所以，成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爸爸。虽说成城才七岁，可现在的孩子从各种媒介获得的信息多，懂事很早。有一天，方玉茗连打十七个传呼成冰都没回话，而那天成城感冒烧得厉害，方玉茗气恼得坐在成城的小床面前失声痛哭。成城原是睡着的，这会儿却醒了。她爬起来，用她烧得滚烫的胳膊抱紧妈妈，通红的小脸上夹杂着怜悯与愤怒。

“妈妈，爸爸可能爱上别的女人了。你不要伤心，他是坏蛋。有一次跟高叔叔他们去吃饭，爸爸说你是本翻烂了的书。妈妈，他为什么说你是书呀？”

成城老气横秋而又稚嫩异常的问话惹得方玉茗破涕为笑。她意识到自己在孩子面前太失态了，只好掩住满腹辛酸，亲了亲成城的小脸蛋，佯装轻松地说：

“城城，爸爸是在和别人说笑话哪。乖，睡吧。”

成城认真地看了会儿她的脸，发现她并不像在撒谎时，成城高兴起来：“对，爸爸说完了话，高叔叔他们都大笑了好久。”说着，成城顿了顿，忽然眉头皱着，神色一变：

“妈，爸爸不会不要我吧？我已经好久没看见他了。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都病了好些天了，他也不来看我。”

方玉茗的心揪成了一团，她摸着成城的小手，轻声抚慰着女儿：“乖，爸爸忙，奶奶代她关照你，这不跟爸爸在关照你一样吗？”

成城上学的地方离奶奶的住处很近，中午她多半在奶奶



家吃饭。成冰兄妹两人，妹妹成阳生的男孩儿，可不姓成，老头老太不是太喜欢，尤其老爷子，当年为了成城的诞生，还哭了一场。他是有老思想的人，总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段时间很生方玉茗的气，怪她肚子没用。方玉茗理解老人，没跟他计较。她相信，随着孩子的长大，老人会越来越喜欢的。果不其然，当成城呀呀学语，会喊“爷爷”之后，老头儿一改往日的态度，对成城简直到了溺爱的程度，有时隔几日不见，做爷爷的便猫儿挠心似的难受。本来老人要留成城住在他们那边的，可方玉茗不乐意。现在成冰整日不回家，要是再没有个女儿在身边，她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那日子还怎么过？

“妈妈，爸爸坏，你为什么不跟爷爷奶奶说？你说了，爷爷奶奶会打他的。”

成城虽然很亲方玉茗，但也怕她。由于方玉茗不允许她在爷爷奶奶面前说成冰的事，成城反倒把这事儿搁在心上了，并越搁越沉。

“乖，这是我们的事，不要和老人家讲。讲了爷爷奶奶的脾气也会变坏的，到时你再去，爷爷奶奶就不包饺子给你吃了。”

方玉茗永远不会忘记女儿那时的表情，恐惧、凄楚、惶惑、无所适从。最后女儿把脸埋在她腿上，默默地抽泣起来。她感到有股苦涩的温热在腿上流淌。如今，这种感觉又回来，只是苦涩变作了痛楚。她好像能够看见那个人高马大的女医生用很粗的器械在捣鼓她的身体，那模样就像在捅生不着火的烂煤炉似的，让她浑身发冷、打颤。为了驱赶过来





越浓的恐惧，她开始不断地哼哼、数数，有时唱上一、两句歌词。护士见她这样，有些同情她了。

“哎，我说你，松弛一点儿，也不会怎么痛的。”

护士是个小姑娘，还没有被恶劣的生活蚀掉她本性中的温柔。她宽慰方玉茗时的声音很轻柔，与那嗡嗡的机械声形成强烈的对比，让她感到几丝温情。

方玉茗正想说声谢谢，就听见有人把护士喊出去了。这声音有些儿熟悉，但方玉茗一时想不起是谁，不一会儿，护士走过来，附在医生耳边咬了会儿耳朵，方玉茗听见医生小声说道：

“那也待会儿再跟她说。哎，我说你，再坚持几分钟，马上好了。”方玉茗是个很敏感的人，她立即从医生刹那间温婉起来的态度中觉察到护士刚才说的事情可能和自己有关。但彼此素昧平生的，又怎好乱打听？再说也可能是自己太过敏，于是她苦笑了笑，算是对医生表示感谢。

“好了，躺两分钟再起来。血块挺大的，都看得出形状了。要不要看？”随着手术器械扔进白瓷盘的一声响亮的“咣当”，女医生结束了手术。她伸伸懒腰，走到方玉茗跟前，拉下口罩，俯视着她，女医生的态度不算柔和，但她却长了一张线条柔和的脸。稍许有些凹陷的眼睛使她看上去多少有点儿疲惫，可也因此而多了几分婉约的意味。女医生看方玉茗的时候用了一种怜悯的目光，方玉茗心里的疑团更大了。

“是不是有人在外面找我？”

方玉茗撑着虚弱的身体，要下手术台。医生和护士同时



挟住了她。方玉茗笑了笑，喃喃地问道。

“好像是吧。别急，小胡，你把她扶到外面的休息室休息十分钟。”

医生吩咐小护士，同时用截然不同的大嗓门命令刚走进来做手术的那个女孩脱掉鞋子。

“你搞什么鬼，想把病菌带进来是吧？躺这边躺这边。”

女医生刚开始也这样跟我说话，可她后来为什么变得这么客气了呢？奇怪。方玉茗想再问问扶她的小护士，可这会儿已到休息室了，护士把她搀到门口就跑回了手术室。方玉茗只好耐心地等那十分钟过去。也是有所期盼的缘故，这十分钟过得特别漫长。方玉茗的脑子有些发木，但另外一部分神经元却被下体的疼痛刺激得格外活跃。闭上眼睛休息时，她总好像看见成冰在似笑非笑地打量自己，有那么一瞬，她很真切地发现成冰向自己伸出了一只手，嘴唇翕动着，脸上的表情仿佛在乞求她什么似的。那一刻她的心有种奇怪的悸痛，就似被什么锐利无比的物件扎了下，又猛地抽出，她感觉到心里空洞洞的。

家里一定有事情发生了。不行，我得走。

才过五分钟，方玉茗就急不可耐地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出了手术区的大门。远远的，她看见好友新梅和成冰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站在走廊那儿，正焦急地说着什么。

“玉茗，成冰他出车祸了。现在正在前头的抢救室急救。”

新梅是方玉茗大学校友，以前并不熟悉。现在在出版社一家杂志当主编，因业务关系，和方玉茗成了朋友。而且她



喜欢打牌，成冰他们那儿经常“设局”，一来二去的，便和方玉茗两口子都很熟了。因为成冰这一阵都不见人影，而方玉茗和婆婆小姑关系又不融洽，她自己的家人嘛远在千里之外的青岛，所以方玉茗今天就把新梅给叫来了。新梅这会儿见了方玉茗，急得跟什么似的，而且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方玉茗知道成冰肯定伤得不轻。

“小林，他在哪儿出的车祸？伤得很重是吧？”

方玉茗原以为自己会哭或者半天说不出话来，可一开口，她竟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方玉茗要坚强得多，她的这份冷静甚至让好朋友新梅也有些疑惑。新梅关切地看看她，搂在方玉茗腰上的手多了一点儿劲：

“玉茗，成冰会没事的。”

这时，小林说话了。“方老师，成总是到，嗯，到郊区办事回来，在洪昌高速公路那儿出的车祸。下了金三角立交桥以后，他的车撞在隔离墩上。没有多少外伤，就是脸上被玻璃扎破了。医生说，内伤很重。请方老师还是走快些吧。”

方玉茗听到这儿，再也冷静不下去了。不管最近成冰有什么不是，他毕竟是她的初恋、她的丈夫。从内心深处，方玉茗是很爱他的。听小林的话，成冰恐怕没什么希望了。

方玉茗想到这儿，不由泪如泉涌，两腿跟着发软，步子怎么也迈不开。

“玉茗！玉茗！他没事的，你不要这样，小林，你还不搀着她！”新梅到底年长小林几岁。她白了小林两眼，这边紧紧地抓住方玉茗的一只胳膊往上拖，因为有几个台阶要上。小林见状，赶忙学新梅的样，架住了方玉茗的另一条胳膊。



膊。三个人就这样趑趄地赶到了抢救室。

“哎哎，我说你们找谁？找那个出车祸的？人已经送到太平间去了。到那儿去看吧。”

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男医生。当弄清方玉茗他们的来意后，他很不客气甚至可以说相当冷酷地把他们三个人打发走了。

“成城，你好可怜呀！”

从抢救室到太平间的路并不长，方玉茗却觉得自己走了一个世纪。哭声像醉酒后的秽物源源地从口腔吐出。开始这声音是孤单的，在有些喧闹的气氛中显出特有的凄楚。等走近太平间了，方玉茗听见自己的哭声变作了合唱。

“冰呀！冰呀！你好狠心啊！冰冰，宝宝啊！”

两位须发斑白的老人正在抚尸恸哭，他们悲痛欲绝的模样让在场的新梅、小林和太平间的管理人员流出了眼泪。方玉茗站在那拉开的铁柜前，神态痴呆。她不敢相信躺在铁柜里的成冰已经死去。瞧他的脸，除了玻璃扎破了几处、如今仍涂着红药水外，其余和他平日睡着没什么区别。只是，好像脸上的肌肉要硬些，泛着一层浅浅的腊黄。

“成冰！成冰！”

新梅和小林去扶几欲晕倒的成冰父母。方玉茗一个人站在铁柜前，呆呆地凝视着成冰的遗容。好些天不见，成冰瘦了，胡子拉碴的，显得很憔悴。方玉茗的眼泪成串地滚过面颊，口里喃喃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依稀间好像丈夫的嘴唇张了张，她明知这不可能，但她还是抱一种侥幸的心理，俯首下去听。也许是用力的缘故，她的脸颊碰在成冰的脸



上，不碰还好，一碰那种石头般的冷硬立刻把她吓坏了。

“噢，不，成冰，成冰！你不能就这样走，这么不负责任！”

方玉茗跳了起来，她拍打着存放成冰尸身的铁柜，声嘶力竭地喊着，她突如其来的疯狂吓坏了在场的人。两位老人止住了悲声，和小林、新梅一起抱住了她。

“他死了，他死了！他的脸好冷！”

方玉茗挣扎着，嘶喊着，似乎要把成冰留给她的那份死的感觉宣泄出来，正在大家束手无策时，外面传来女人的哭声和成城稚嫩的啼哭。

“爸爸！爸爸，你不要死啊！爸爸！”

方玉茗立即愣住了。她突然安静下来，疯狂的神色渐渐褪去，代之的是一份深入骨髓的绝望。当太平间门口现出成冰的妹妹和女儿成城跑动的身影时，方玉茗冷不丁像支离弦的箭一般迎着她们射了过去。

“不，不要让成城来！”

她喊着，张开双臂一把将女儿抱住，她感到女儿和自己一样在打着寒战——门口的花坛里，月季开得姹紫嫣红，根本就不是打寒战的季节，但她们仍然在抖，抖得就跟寒风中两片即将离枝坠地的枯叶似的。

“宝宝，宝宝，听妈妈话，你不要过去，不要过去。”

方玉茗紧紧抱住女儿的身子，用一种几乎是恳求的语气对女儿说。成城哭了，她一只手抹着自己的眼泪，另一只手在帮方玉茗擦脸，呜呜咽咽地问：

“妈妈，爸爸还会回家吗？他会不会变成鬼来吓我们呀？”



他有灵魂吗，妈妈？”

成城毕竟是孩子，她的成熟与幼稚都很极端，揉和在一起便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了。方玉茗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而是把她拽到了屋外的花坛边。女儿抽泣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非常严肃地道：

“妈妈，爸爸死了要火化的。到时我不就再也看不到爸爸了吗？我要去看爸爸。”

说罢，她不等方玉茗表态，随手在花坛里扯了朵大红的金盏菊，飞奔着跑进了太平间。房间里面开着日光灯，青白灯光下，成城朱红的衣服显出一种恐怖的美丽。

成城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甚至这一刻。在她幼小的生命里，这一刻第一次让她摸到了死亡冰冷的手。这手搁在她爸爸的身上，让他沉寂、僵硬。成城以后再想起这一天时，究竟会记起爸爸苍白如石膏的脸，还是眼前摇晃着的这片金黄、灿烂的金盏菊呢？

方玉茗的心在这一刻里倏忽间变得满目疮痍。破碎里，却隐隐约约地现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这身影很模糊，但也很清晰。模糊的是女人的面目，清晰的是方玉茗的感觉。她似乎看见这朦胧的身影正化作一条蛇，绳索一般缠在丈夫成冰的身上。成冰先前还在笑，可渐渐的，他变得面如死灰，方玉茗猛地打了个愣怔，心里生出个奇怪而坚决的念头，她要把这女人找出来！

就在方玉茗满世界寻找成冰背后那个隐蔽的女人时，虞小凡正感到百无聊赖。而这种感觉，恰巧是她离婚后生活的



基调，没劲极了。以前尽管也有孤寂的时候，可那只是一阵风，吹吹就过去了的。然而现在不一样：没有丈夫、没有女儿、没有家务，往日曾如饥似渴希望能够拥有的轻松与自由全在囊中，但她却不再因此而快乐。人是不是凡拥有的都不珍惜呢？虞小凡独坐斗室时经常躺在床上发呆，对自己的某些感觉迷惑不解。好在她生性不爱深思，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去寻根问底，这样日子过起来才不至于太沉重。

虞小凡努力使自己快乐起来。特别是当她听说妮妮的爸爸、她的前夫单立平在他们分手后两个月就和新娘一起去新（新加坡）、马（马来西亚）、泰（泰国）度蜜月时，虞小凡在痛苦酸涩的同时，更觉得自己需要幸福些，否则她不但对不起自己，也便宜了把她推入此种境地的单立平。

单立平是她高中时的同学，长得高大、英俊，和修长飘逸的她蛮般配。当初单立平追她时非常疯狂，每天两封信。他这种高热度几乎扼杀了虞小凡对他的好感。但最后鬼使神差地还是嫁给了单立平。婚后一年生下了女儿妮妮。单立平教书，虞小凡当她的小报记者，过得很平淡但也很安静。

就这样妮妮长到了六岁。六岁的妮妮像极虞小凡，身材高挑、相貌甜美。单立平很喜欢妮妮。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却在妮妮六岁生日那天突然向她摊牌，说是要结束这痛苦的婚姻。

“我想一个人过一阵子。我再也受不了啦！”

这就是单立平能够摆在桌面上的所有的离婚理由。虞小凡没有去深究他内心深处到底揣了些什么东西，她只是不容许单立平无视女儿的存在：“妮妮呢？你不要？”



单立平好像在此之前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愣了愣，良久才支吾着说妮妮也许跟着她这个当妈的会更有温暖。

“我不是个称职的爸爸。”

虞小凡这时手里正无意识地摆弄着单立平抽烟用的烟灰缸。单立平话刚落地，虞小凡就把这只细瓷做成的、外形像条船的烟缸砸到了他头上。只听一声非常沉闷的响声，单立平前额的某处微微地陷了下去，接着，从凹陷的边缘渗出暗红的血液。血浆极浓稠，几乎成块状往下移动，流过眉峰之后，却倏地加快了速度，雨珠似的往地板上落去。

“你知道吧，我现在知道我离开你是对的！”

单立平的右眼已全被鲜血糊住。他睁着那只左眼，用一种非常绅士但在此情此景中却无疑虚假的平静口吻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他到厨房扯了条毛巾，将额头压住，往门外走去。他走到门口时，泪流满面的虞小凡已从房间取了红药水、药棉出来。她追过去，扯住单立平的胳膊拼命地说“对不起”，可单立平板着脸不理她。他甚至抬起手推了虞小凡一个趑趄，同时嗤着鼻子说：

“你说你哪像个女人？我怕你。妮妮，妮妮，过来，跟爸爸走。”

单立平大约是由自己额上的血联想到家庭暴力，为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返身从门角落里揪出正暗自抽泣的女儿妮妮，不由分说地将她带走了。妮妮平日虽说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她却极依恋单立平。这会儿又见父亲被老妈打成这模样，那颗幼小的心灵中竟对单立平有了深深的同情





和对虞小凡的不信赖。她随着单立平走出大门时，忽然回头冲着虞小凡说：

“妈妈，你和爸爸离婚的话我跟爸爸过。我住爷爷奶奶家。他们不会出去喝酒，也不会用烟灰缸打人。我怕你把我打死。”

妮妮说完这话时人已到了一楼。她的嗓门那么大，虞小凡估计整栋楼的人都听见了妮妮的话。她趴在房门上大哭，一直哭到对面的人家悄悄拉了几次门，并在门缝里排列了一队眼睛时才返身把门关上。

“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啊！”

虞小凡一边“天问”，一边把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后来她坐在一堆家用物品的碎片中，忽然间觉得自己的错误也许还没有单立平多。虽说我偶尔有应酬，会喝几杯白酒，但我在家温柔似水，什么家务活能做的全都做了。你单立平呢？吃喝玩乐不说你，可关键的是你竟不能容忍婚后的这种平凡与单调，而我已习惯。不能容忍势必要求变革，而习惯则易滋生惰性与麻木，到头来只能以分手告终。

虞小凡在小报这么些年，虽然业务不算突出，可好歹有张大学文凭，又混了这么几年，思辨能力还有几分。她看见破碗中有只蚂蚁在焦急地突围，于是乎对婚姻的本质倏地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她原谅了单立平的无情无义。心想人都好新求异，换种活法也未尝不可。可惜的是单立平好像还在记她的仇，竟把女儿妮妮径直送往他的父母家。他父亲是老军人，离休后回到了故乡北京，住在干休所里悠哉悠哉，挺想念惟一的孙女妮妮。虞小凡猜单立平肯定在他父母面前添